

六  
典  
通  
考

六典通考卷六十一

湖西閻鎮珩輯

民政考

農政

古者以農命氏始於烈山曰炎帝斲木爲耜揉木爲耒  
跣窮髮跋芄野制晦清剛分鵠斷而戒之耕命其臣赤  
冀作爲鉏耨錢鏹以濟萬民其教曰民爲邦本食爲民  
天農不正食不充士丁壯而不耕則受其飢又制爲之  
數一穀不登損一穀穀之法十倍二穀不登損二穀穀  
之法倍十菑夷疏滿之亡食者與之陳亡種者貸之新  
農夫敬事力作上順天時下修地利故萬物成而百用

足姦邪不生亡制令而人從爰及金天勤於民事命春  
扈耕稼夏扈耘耬秋扈收斂冬扈蓋藏又有赫扈氏曰  
竊丹爲果鵠鳥行扈氏喑喑主晝行宵扈氏嘖嘖主夜  
事桑扈竊脂趣民以養蠶老扈鷓鷃趣民以收麥不得  
晏起左氏所謂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是也堯遭  
洪水黎民阻飢帝命稷爲田官樹藝教稼土穀用修故  
周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爾極貽我  
來牟帝命率育其後公劉復修其業於豳經疆理度原  
隰春夏爲圃秋冬治場黍稷重穆禾麻菽麥故其詩曰  
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又曰三之  
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田

峻者田大夫也周之王業始於后稷成於公劉其勤苦  
備至矣及後既有天下三農九穀領於大宰十千爲耦  
頌厥嗣王而周公作無逸之書告戒沖人兢兢然以不  
知稼穡艱難爲懼蓋其重農功而亟本務未嘗一日或  
忘也周衰列侯黷貨事戎戶安惰游人墜恆產於是背  
棄南畝者眾相率而趨末作之業秦漢以來積靡成俗  
至於今未已焉幸或時際小康君下勸農之詔臣獻貴  
粟之書雖云文具猶存古義及夫末季失道苛徵百出  
以困農氓野無石儲人有菜色其國空乏掃地赤立東  
手靡措所謂存空名於天下之上耳烏足貴哉烏足貴

哉

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

壤亦土也

物自生焉則言土土猶吐也以人所耕而樹藝焉則言壤壤和緩之貌藝猶蒔也

草人掌土化之

法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

土化之法化之使美若汜勝之術也以物地占其形色爲之種

黃白宜以種禾之屬凡糞種駢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

鹹湯用黿勃壤用狐墳壚用豕彊藥用蕢輕輿用犬

凡所以糞種者

皆謂煮取汁也赤緹澤色也渴澤故水處也渴鹵也黿龜也

勃壤物解名地壇黏澁者強擊強堅者輕輿輕脆者駢謂地色赤而土剛強也郊司農云用牛以牛骨汁漬其種也謂之糞種墳壤多蚘鼠也壤白色黃廡也元謂墳壤潤解

土方氏以辨土宜土化之法而授任地者

土宜謂九穀植稱所宜也土化地之

輕重糞種所宜用也任地者載師之屬

稻人掌稼下地

以水澤之地種穀也謂之稼者有似嫁女

生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

寫水以涉揚其芟作田

詳見水利考作猶治也開遂舍水於列中因涉之揚去前年所芟之草而

治田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殄病也絕也將以澤地爲稼者必於夏六月之

種大兩時行以水病絕草之後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澤草之生者至秋水涸芟之明年乃稼

地可種芒種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種稜之種周知其

名與其所宜地以爲法而縣於邑閭周猶徧也徧知種所宜之地縣以示民後年種

穀川爲遂人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教之稼稽

遂師巡其稼稽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移用其民使轉相助救時急事也四

時耕耨斂艾芟地之宜晚早不遂大夫以遂時稽其夫家

之眾寡以教稼稽以稽功事正歲簡稼器修稼政簡猶閱也稼器耒耜

之屬縣正趨其稼事而賞罰之 鄒長趨其耕耨稽其女

功女功絲里宰以歲時合耦於鋤以治稼稽趨其耕耨行

其秩敘考工記曰耜廣五寸二耜爲耦此言兩人相助耦而耕也鋤者里宰治處也若今街彈之室於此合耦使

相佐助因放而爲名秩

車人爲耒庇長尺有一寸中直者

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

耒謂耕耒庇讀爲棘刺自之刺刺耒下前曲接耜

自

其庇緣其外以至於首以弦其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

緣外六尺有六寸內弦六尺應一步之尺堅地欲直庇柔地

數耕者以田器爲度宜耜異材不在數中欲句庇直庇則利推句庇則利發倨句則磬折謂之中地

之耒其庇與直者如磬折則調矣調則弦六尺

段氏爲鑄器

鑄器田器錢鑄之屬

禮書詩曰十千爲耜周禮里宰合耜於鋤匠人二耜爲耒

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剛月令季冬令民計耦耕事論

語長沮桀溺耦而耕鄭氏釋周禮謂古者耜一金兩人併

發之又謂合人耦則牛耦亦可知王弼釋易亦曰牛者稼

穡之資而孔子之時冉耕字伯牛則古者耦耕不特以人

亦以牛也然史稱漢趙過始教民牛耕而王鄭且云爾者  
賈公彥曰或周兼有牛耦至漢趙過則絕人耦專用牛耦  
於義或然

雍氏掌溝瀆滄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春令爲阱獲溝瀆之

利於民者秋令之塞阱杜獲

溝瀆滄田間通水者也池謂陂

及禽獸也阱穿地爲壩所以禦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世謂之陷阱獲柞鄂也堅地阱後則設柞鄂於其中秋而杜塞阱獲收刈之時爲其陷害人也 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

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

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

家之稅粟以共吉凶二服及喪器也民雖有閒無職者猶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土徒車輦給縣役

閭師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槩

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

掌罰其家事也盛黍稷也槩周棺也



衣衰也皆所以恥不勉

月令孟春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

木萌動

此陽氣蒸達可耕之候也

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

端徑術

田謂田畯主農之官也舍東郊順時氣而居以命其

滿也步

善相邱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

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

準直謂封疆徑遠也

毋聚大

眾毋置城郭

爲妨農之始

仲春耕者少舍乃修閭扇

用木曰閭用竹葦曰扇

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

大事兵

季春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

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

毋有障塞

廣平曰原古者溝上有路

孟夏毋起土功毋發大眾命野虞出

行田原爲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

勉作毋休於都

王居明堂禮曰毋宿於國今月令休爲伏

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

傷藩  
虛之氣

農乃登麥仲夏農乃登黍季夏毋發令而待以妨

祥農之事也

發令而待謂出繇役之令以預驚民也民驚則心動是害土神之氣

是月也土潤

辱暑

潤辱謂塗溼也

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

薙謂迫地

芟草也此謂欲稼萊地先芟其草草乾燒之至此月大雨流水潦蓄於其中則草死不復生而地美可稼也薙人掌殺草職曰夏日至而薙之又曰如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孟秋

農乃登穀命百官始收斂

順秋氣收斂物

完隄防護壅塞以備水源

八月宿直

仲秋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乃勸種

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季秋乃命冢宰農事備收

舉五穀之要

定其租稅之簿

仲冬農有不收穀積聚者馬牛畜獸有

放佚者取之不詰

王居明堂禮曰孟冬之月命農畢積聚繫收牛馬

季冬冰以入令

告民出五種

冰既入而令田官告民出五種明大寒氣過農事將起也

命農計耦耕事修

耒耜具田器

耜者耒之金也廣五寸田器鎡鎡之屬

孟子曰五畝之宅樹牆

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毋失其時則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

樹謂耕桑畜謂雜流也

何休曰聖人制井田之法而以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種穀不得種一穀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以妨五穀環廬舍種桑荻雜菜五母雞兩母豕瓜果畜種疆畔女工蠶織老者得衣帛焉得食肉焉死者得葬焉

在田曰廬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戶八家共一巷中里爲校  
室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辨護伉健者爲里  
正皆受倍田得乘馬父老比三老孝弟官屬里正比庶人  
在官之吏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田作之時春父老  
及里正旦開門坐塾上晏出後時者不得出莫不持樵者  
不得入五穀畢入民皆居宅里正促緝績男女同巷相從  
夜績至於夜中故女功一月得四十五日作從十月盡正  
月止

詩周頌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

嗟嗟勅之也工官也

公君也

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

田二歲曰新畬三歲曰畬箋

云保介車右也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  
參保介之御聞莫晚也周之季春於夏爲孟春

於皇來牟

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

康樂也

命我眾人痔乃錢鑄奄

觀銍艾

痔具錢銍鑄銍銍銍也箋云奄久觀多也敬我庶民具女田器終久必多銍艾

正義曰說文

云錢銍古田器世本云垂作銍宋仲子注云銍刈也然則銍

刈物之器也說文云鑄田器也釋名云鑄鋤類也鑄迫地去

草也世本云垂作耨釋器云斫斫謂之定李巡曰鋤也郭璞

曰鋤屬廣雅云定謂之耨呂氏春秋云耨柄尺此其度也其

耨六寸所以間稼也高誘注曰耨耘草也六寸所以入苗間

此云鑄鑄當是一器釋名云銍穫禾鐵也說文云銍穫禾短

鎌也然則銍器可以穫禾故云銍穫也管子云一農之事必

有一銍一鑄一銍是三者皆田器

詩小序噫嘻春夏祈穀

於上帝也

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夏則龍見而雩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

百穀王成是王事也成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

十千爲耦私民田也言上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耳終三十里言各極其望也

朱子曰耕本二人爲耦今合一川之眾爲言故云萬人畢出并力齊心如合一耦也此必鄉遂之官司稼之屬其職曰萬夫爲界者溝洫用貢法無公田故皆謂之私蘇氏曰民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而君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其上下之間交相忠愛如此

國語單襄公假道於陳以聘於楚歸告定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周制有之曰民無縣耜野無奧草不奪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曠有逸無罷國有班事班次也執事有次縣有序民今

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民罷於逸樂是棄

先王之法制者也

秦孝公任商鞅廢井田制阡陌招來三晉之人任其所耕不限多少

孝公十二年之制

數年之間國富兵強天下無敵

朱子曰風俗通云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又云河南以東西爲阡南北爲陌二說不同今以遂人田畝夫家之數考之則當以後說爲正蓋陌之爲言百也遂洫從而徑涂亦從則遂間百畝洫間百夫而徑涂爲陌矣阡之爲言千也溝澮橫而眡道亦橫則溝間千畝澮間千夫而眡道爲阡矣阡陌之名由此而得至於萬夫有川而川上之路周於其外與夫匠人井田之制遂溝洫澮亦皆四周而阡陌之名疑亦因其橫從而得之也然遂廣二尺溝四尺洫八尺澮

一尋則丈有六尺矣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二軌路三軌則幾二丈矣此其水陸占地不得爲田者頗多先王之意非不惜而虛棄之也所以正經界止侵爭時蓄洩備水旱爲永久之計有不得不然者其意深矣商君以其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見田爲阡陌之束而耕者限於百畝則病其人力之不盡但見阡陌之占地太廣而不得爲田者多則病其地利之有遺又當世衰法壞之時則其歸授之際必不免有煩擾欺隱之姦而阡陌之地切近民田又必有陰據以自私而稅不入於公上者是以一旦奮然不顧盡開阡陌悉收禁限而聽民兼并買賣以盡人力墾闢棄地悉爲田疇而不使其有尺寸之遺以盡



地利使民有田卽爲永業而不復歸授以絕煩擾欺隱之  
姦使地皆爲田而田皆出稅以覆陰據自私之幸此其爲  
計正與楊炎疾浮戶之弊而遂破租庸以爲兩稅蓋一時  
之害雖除而千古聖賢傳授精微之意於此盡矣

漢文帝時民近戰國背本趨末賈誼說上曰一夫不耕或受  
之飢今背本而趨末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  
何得不斃今趨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  
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矣上感誼  
言躬耕以勸百姓二年九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  
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  
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晁錯復說

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爲闕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眾不避湯禹加以亡兵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地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農桑薄稅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

有也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也服事也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

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賦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價而賣本值千金者亡者起倍稱之息取一償二為倍稱舉

也於是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帝從之十二年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於今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飢色吾詔書數

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  
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景帝後三年詔農天下之本間歲  
或不登意爲末者眾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  
可得衣食物武帝元狩三年遣謁者勸有水災郡種宿麥征  
和四年上耕於鉅定帝末年悔征伐之事迺封丞相爲富民  
侯下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爲搜粟都尉過能爲  
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昭帝時流民稍還田野益闢及宣帝  
在位蔡癸以好農使勸郡國至大官龔遂爲渤海太守見齊  
俗好末技不田作乃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籬五  
十本蔥一畦韭家二母彘五母雞使民賣劍買牛賣刀買犢  
郡中皆有蓄積吏民富實元帝建昭五年詔曰方春農桑興

百姓戮力自盡之時也故是月勞農勸民無使後時今不良之吏覆案小罪徵召證案興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失一時之作亡終歲之功公卿其明察申救之成帝陽朔四年詔曰夫洪範八政以食爲首斯誠家給刑錯之本也先帝勸農薄其租稅寵其強力令與孝弟同科閒者民彌情怠鄉本者少將何以矯之方東作時其令二千石勉勸農桑出入阡陌勞來之平帝元始元年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部一州勸農桑後漢永平三年詔有司勉順時氣勸督農桑去其螟蟻以及蝥賊十年詔曰方盛夏長養之時蕩滌宿惡以報農功百姓勉務桑柘以備灾害吏敬厥職無令愆情是時禁民二業又以郡國牛疫通使區種增耕而吏下檢結多失其實百姓患

之劉般上言郡國以官禁二業至有田者不得漁捕今濱江  
湖郡率少蠶桑民資漁採以助口實且以冬春閑月不妨農  
事夫漁獵之利爲田除害有助穀食無關二業也又郡國以  
牛疫水旱墾田多減故詔勅區種增進頃畝以爲民也而吏  
舉度田欲令多前至於不種之田亦通爲租可申勅刺史二  
千石務令實覈其有增加皆使與奪田同罪帝悉從之建初  
元年詔曰比年牛多疾疫墾田減少穀價頗貴人以流亡方  
春東作宜及時務二千石勉勸農桑宏致勞來元和三年詔  
曰月令孟春善相邱陵土地所宜今肥田尙多未墾其悉以  
賦貧民給與糧種勿令游手所過縣邑聽半入今年田租以  
勸農夫之勞永初三年詔長吏案行在所令種宿麥蔬食務

盡地力其食者給糧餉

魏黃初時顏斐爲京兆太守京兆自馬超之亂百姓不專農殖乃無車牛斐又課百姓令間月取車材轉相教匠其無牛者令養豬投貴賣以買牛一二年中編戶皆有車牛於田役省贍京兆遂以豐沃

晉武帝泰始五年勅戒郡國計吏諸郡國守相令長務盡地利禁游食商販其休假者令與父兄同其勤勞豪勢不得侵役寬弱私相置名司隸校尉石鑿上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遵化有方督勸開荒五千餘頃遇年普飢而郡界獨無匱乏詔賜穀千斛布告天下八年司徒石苞奏州郡農桑未有殿最之制宜增掾屬令史有所循行帝之時天下無事賦

稅平均人咸安業樂事及永嘉喪亂雍州以東人多飢乏更相鬻賣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馬毛皆盡又大疾疫兼以飢饉白骨蔽野劉曜之逼朝廷議欲遷都倉垣人多相食飢疫總至百官流亡者十八九元帝爲晉王課督農功詔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爲殿最其非宿衛要任皆宜赴農使軍各自佃作卽以爲廩太興元年詔曰徐揚二州土宜三麥可督令煖地投秋下種至夏而熟繼新故之交所益甚大昔漢遣輕車使者范勝之督三輔種麥而關中歲穰勿令後晚其後頻年種麥雖有旱蝗爲益猶多

宋元嘉二十年詔曰一夫輟耕飢者必及倉廩旣實禮節以興自頃在所貧耗家無宿積陰陽暫偏則人懷愁墊年或不



稔而病之比室誠由政德未孚以臻斯弊抑亦耕桑未廣地利多遺宰守微化導之方氓庶忘勤分之義雖制令亟下終莫懲勸而坐望滋殖庸可致乎有司其頒宣舊條務盡敦課游食之徒咸令附業考覈勤惰行其誅賞觀察能殿嚴加黜陟

宋高祖命藏耕具以示子孫文帝見之有慚色近侍進曰大舜躬耕歷山伯禹親事水土陛下不觀遺物安知先帝

之至德茲稽之艱難乎

自晉渡江歷宋齊梁陳人競商販不爲田業故使均輸欲爲懲勵

後魏眞君四年詔曰朕承天子民憂理萬國欲令百姓家給人足興於禮義而牧守令宰不能助朕宣揚恩德勤恤民隱至乃侵奪其產加以殘虐非所以爲治也今復民貲賦三年

其田程歲輸如常牧守各厲精爲治勸課農桑不得妄有徵  
發延興二年詔工商雜伎盡聽赴農諸州郡課民益種菜果  
太和元年詔曰今牧民者與朕共天下宜簡以徭役先之勸  
獎相其水陸務盡地利使農夫外布桑婦內勤若輕有徵發  
致奪民時以侵擅論民有不從長教惰於農桑者加以罪刑  
十六年詔曰務農重穀王政所先勸率田畝君人常事今四  
氣休序時澤滂潤宜用天分地悉力東畝然京師之民遊食  
者眾不加督勸或芸耨失時可遣明使檢察勤惰以聞二十  
年詔曰農爲政首稷實民先澍雨豐洽所宜敦勵其令畿內  
嚴加督課墜業者申以楚撻力田者具以名聞景明三年詔  
京邑初基耕桑暫缺遺規往旨宜必祇修今春郊無遠拂羽

有辰便可表營千畝開設宮壇秉耒援筐躬勸億兆

北齊河清三年詔每歲春月各依鄉土早晚課人農桑自春及秋男子十五以上皆營蠶桑孟春布田畝蠶桑之月婦女十五以上皆營蠶桑孟冬刺史聽審教之優劣定殿最之科品人有人力無牛或有牛無力者須令相便皆得納種使地無遺利人無遊手

後周載師掌任土之法辨夫家田里之數會六畜車乘之稽審賦役斂弛之節制畿疆修廣之域頒施會之要審牧產之政

唐貞觀二年京師旱蝗太宗入苑視禾見蝗掇數枚而咒曰人以穀爲命而汝食之是害於百姓百姓有過存子一人爾

不可太宗曰所冀移災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自是蝗不復  
爲災五年皇太子將行冠禮宜用二月爲吉太宗曰今東作  
方興恐妨農事令改用十月十六年天下粟價斗直五錢其  
尤賤處斗直三錢帝謂侍臣曰國以民爲本人以食爲命若  
禾黍不登則兆庶非國家所有朕爲億兆人父母唯欲躬務  
儉約必不輒爲奢侈開元二十二年制曰嗣歲初吉農事將  
起禮先本於耕籍義緣奉夫桑盛是所嚴祇敢不敬事故躬  
載耒耜親率公卿以先萬姓遂藉千畝謂敦本之爲耳何布  
澤之更深宜有順於發生俾無偏於行惠可大赦天下乾元  
三年詔曰古之帝王莫不務農敦本保儉爲先屬東耕啟候

爰事典章況紺轅縹軌固前王有制崇奢尙靡諒爲政所庇  
其所造彫飾者宜停仍令有司依農用常式卽別改造庶萬  
方黎庶知朕意焉昭宗時河南尹張全義爲政寬簡出見田  
疇美者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  
者或親至其家呼出老幼賜以茶綵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  
聲伎獨見佳麥良繭則笑耳有田荒穢者則集眾杖之或訐  
以乏人牛則召鄰里責之曰彼誠乏人牛何不助之由是鄰  
里有無相助比戶有積蓄在洛四十年遂成富庶

後唐明宗問馮道曰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對曰穀貴餓農  
穀賤傷農因述聶夷中田家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  
醫得眼前瘡剗卻心頭肉其言近而易曉明宗顧左右錄其

詩嘗以自誦

周世宗留心稼穡命工刻木爲耕夫織婦蠶女之狀置于禁中

宋太平興國中兩京諸路許民共推練土地之宜明樹藝之法者一人縣補爲農師令相視田畝肥瘠及五種所宜某家有種某戶有丁男某人<sub>有</sub>耕牛卽同鄉三老里胥召集餘夫分畫曠土勸令種蒔候歲熟共取其利爲農師者蠲稅免役民有飲博怠於農務者農師謹察之白州縣論罪以警游惰所墾田定爲永業官不取租其後以煩擾罷之初太宗嘗令取畿內禾苗觀之因出示近臣是歲畿內菽粟苗皆長數尺時言者謂江北雜植諸穀江南專種秔稻宜參植以防水旱於是詔江南兩浙荆湖嶺南福建諸州長吏勸民益種諸穀民乏粟麥黍豆種者於淮北州郡給之江北諸州亦令就水

廣種秔稻景德二年詔三司使丁謂撰景德農田勅五卷謂

等又取唐開元中宇文融請置勸農判田檢戶口田土偽濫

且慮別置官煩擾乃請少卿監爲刺史閤門史以上知州者

竝兼管內勸農事及通判竝兼勸農事諸路轉運使副兼本

路勸農使詔可大中祥符六年免諸路農器之稅

呂夷簡初知濱州代

還言農器有算非所以勸力本也遂詔天下農器皆勿算明年詔民賣買耕牛勿算令羣

牧司選醫牛古方頒之天下

真宗勤政恤農每雨雪不時發形於色時邢昺爲禮部尚書素

習田事多委曲訪之初田家審陰晴豐凶皆有狀候老農之相傳者率有驗曷多采其說爲對天禧四年詔

諸路提點刑獄朝臣爲勸農使使臣爲副使所至勸恤農民

以時耕墾招集逃散檢括陷稅凡農田事悉領焉鑄印給之

凡奏舉親民官悉令條析勸農之績以爲殿最仁宗敦本務

農觀稼於郊歲一再出又躬耕籍田先天下寶元初詔諸州  
旬上雨雪慶厯三年詔民犯法可矜者以穀麥贖罪謂民種  
穀帛免刑罰則農桑自勸然卒不果行參知政事范仲淹言  
古者三公兼六卿之職唐命相判尚書六曹或兼諸道鹽鐵  
轉運使請擇職事之要者以輔臣兼領於是以賈昌朝領農  
田會仲淹罷遂止皇祐中作寶岐殿歲召輔臣觀刈穀麥治  
平四年詔曰歲比不登今春時雨農民蠶桑穀麥眾作勤勞  
一歲之功併在此時其委安撫轉運司勅戒州縣吏省事息  
民毋奪其時熙寧時中書議勸民栽桑帝曰農桑衣食之本  
民不敢自力者以州縣約以爲貲升其戶等耳宜申條禁司  
農寺請立法先行之開封民種桑柘毋得增賦安肅廣信順



安軍保州令民植桑榆或所宜木因可限闔戎馬官計其活  
茂多寡得差減在戶租數活不及數者責之補種哲宗卽位  
詔臣民以封事言民間疾苦司馬光抗疏曰四民惟農最苦  
寒耕熱耘雷體塗足戴日而作戴星而息蠶婦治繭績麻紡  
緯縷縷而積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極矣而又水旱霜雹蝗蟻  
間爲之灾幸而收成公私之債交爭互奪穀未離場帛未下  
機已非已有食糠粃而不足衣綿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畝  
舍此無可生之路耳而聚斂之臣巧取以邀功賞青苗則疆  
散重斂給陳納新免役則刻剝窮民收養浮食保甲則勞於  
非業之作保馬則困於無益之費可不念哉初神宗勸民栽  
桑不趨則令做屋粟里布之罰然長吏不能究宣德意民以

爲病至是罷之宣和二年臣僚言監司守令官帶勸農莫副  
上意欲立四證驗之按田萊荒治之迹較戶產登降之籍驗  
米穀貴賤之價考租穀盈虧之數命中書審定取旨高宗嘗  
謂輔臣曰朕聞祖宗時禁中有打麥殿今朕於後圃令人引  
水灌畦種稻不唯務農重穀亦欲知稼穡之艱難紹興二十  
年詔兩淮沃壤宜穀置力田科募民就耕隆興六年詔均役  
法嚴限田抑游手務農桑辛棄疾言於帝曰人生在勤當以  
力田爲先北方之人養生之具不  
求於人是以無甚富甚貧之家南方多未  
作以病農而兼并之患興貧富斯不侔矣淳熙六年提舉浙  
西常平茶鹽顏師魯奏曰今鄉民於己田連接開曠磽确之  
地墾成田園用力甚勤或以未陳起稅爲人訟卽以盜耕罪  
之何以勸力田哉止宜實田起稅詔可臣僚奏諸路帥漕督

守令勸諭種麥歲上所增頃畝然土有宜否湖南一路唯衡永等數郡宜麥餘皆文具望止諭民以時播種免其歲上增種之數

遼初皇祖伊德實

原作勻

爲大德呼

原作迭烈

府額爾奇木

原作夷離

董

喜稼穡善畜牧相地利以教民耕仲父蘇呼

原作述闕

爲裕悅

原作于悅

飭國人樹桑麻習組織太祖弭兵輕賦專意於農嘗以

戶口滋繁糺轄疏遠分北達靈額

原作大

爲二部程以樹藝

諸部效之太宗以烏爾古

原作烏古

之地水草豐美命鄂勒歡

原作

錫林

原作石烈

居之益以哈里

原作海勒

水之善地爲農田會同三

年詔有司勸農桑教紡績八年詔徵諸道兵仍戒有傷禾稼

者以軍法論應麻開雲州進嘉禾時謂重農所召乾亨五年

詔曰五稼不登開帑藏而代民稅螟蝗爲災罷徭役以恤飢

貧帝嘗過藁城見伊寶

原作威  
乙實

原作  
奧隗部下婦人迪輦等黍過

熟未穫遣人助刈太師韓德讓言兵後逋民棄業禾稼棲畝  
募人穫之以半給穫者政事令室昉亦言山西諸州給軍興  
民力凋敝田穀多蹶於邊兵請復今年租興宗卽位遣使閱  
諸道禾稼詔曰朕於早歲習知稼穡力辦者廣務耕耘罕聞  
輸納家食者全虧種植多至流亡宜通檢括普爲均平道宗  
初年西北雨穀三十里春州斗粟六錢

金天會九年分遣諸路勸農使者大定十三年勅有司每歲  
遣官勸猛安謀克農事恐煩擾自今止令各管職官勸督弛  
慢者舉劾以聞十九年詔牧畜犯民桑者許所屬縣官立加

懲斷上以山東等路猛安謀克戶不親稼穡不令家人農作  
盡佃漢人取租乃委官閱實戶數計口授地仍禁農時飲酒  
上曰猛安謀克人惟酒是務以田租人而預借二三年租稞  
或種而不耘聽其荒蕪自今令閱實各戶人力可耨幾頃畝  
必使自耕耘之其力果不及者方許租賃如惰農飲酒勸農  
謀克及本管猛安謀克并都管各以等第科罪收穫數多者  
遷賞二十二年以附都猛安戶不自租悉租與民有一家二  
百口墾無苗者上曰勸農官何勸農爲也令治罪又從大興  
少尹王脩奏不種者杖六十謀克四十受租者百姓無罪承  
安二年遣官往西京并沿邊勸舉軍民耕種又差官往臨潢  
等路規畫農事舊令軍人所授地不得租賃違者苗付地主

宣宗時言者請遣官勸農秋成考績以加賞宰相言民恃農以生初不待勸但寬其力勿奪其時而已遣官不過督州縣計頃畝嚴期會是乃妨農何名爲勸上是其言司農卿李蹊言按齊民要術麥晚種則粒小而不實故必八月種之今南路當輸秋稅百四十餘萬石草四百五十餘萬束皆以八月爲終限若輸遠倉及泥淖往返不下二十日使民不暇趨時是妨來歲之事也乞寬徵斂之限使先盡力如三麥朝廷不從

元中統元年命各路宣撫司擇通曉農事者充隨處勸農官二年立勸農司以陳遂崔斌等八人爲使至元七年立司農司以左承張文謙爲鄉司分布勸農官及知水利者巡行郡

邑察舉勤惰所在牧民長官提點農事歲終第其成否轉申  
司農司及戶部秩滿注于解由戶部以爲殿最又命提刑按  
察司體察又頒農桑之制每村五十家立一社高年曉農者  
爲長百家別設長一人不及五十家者與別村合社地遠不  
能合者聽自立社專掌教督農民立碑櫛於田側書某社某  
人社長以時點視勸戒不率教者籍其姓名授提點官行罰  
仍大書所犯於門候改過除之不改則罰充本社夫役社中  
有喪病不能耕種者合眾力助之一社災病多者兩社均助  
浚河渠以防旱暵地高者造水車貧者官給材木穿井不能  
得水聽種區田每丁課種棗二十本雜種一本土性不宜者  
種榆柳願多種者聽無地及有疾者不與各社種苜蓿以防

飢近水之家許鑿池養魚牧鵝鴨蒔蓮藕菱芡蒲葦以助衣

食荒閒之地悉以付民

康濟錄錄農桑令以此爲第一詳而到備而切人有怠情者累勦之士有不

宜者別樹之民有不足官給之極裁成輔相之道也

九年命勸農官舉察勤惰高唐州

官以勤升秩河南陝縣尹王仔以情降職自是每歲申明其

制二十五年立行大司農司及營田司於江南二十八年頒

農桑雜令又以江南長吏勸課擾民罷其親行之制止移文

諭之二十九年以勸農司併入各道肅政廉訪司增僉事二

員兼察農事提調農桑官帳冊差者驗數罰俸

世祖謂侍臣曰朕嘗歷外

任除知民間之事想前代之君雖享富貴不知稼穡艱難者甚多其失天下由此也

大德元年罷妨農

之役十一年申擾農之禁力田者有賞游惰者有罰縱畜牧

損禾稼桑棗者責其償而罪之至大二年淮西廉訪僉事苗



好謙獻種蒔之法分農民爲三等上戶地十一畝中戶五畝  
下戶三畝或一畝築牆圍之時收采桑椹依法種植武宗善  
而行之三年申命大司農總挈天下農政修明勸課之令除  
牧養之地其餘聽民秋耕皇慶二年復申秋耕之令惟大都  
等五路許耕其半蓋秋耕之利掩陽於地中蝗蝻遺種皆爲  
日曝死次年種必盛於常延祐三年以好謙植桑有成效風  
示諸道臣爲式又令各社出地蒔桑苗以社長領之分給各  
社四年以分給不便令民各畦種之天厯二年各道廉訪司  
所察勤官六人情官四人

明太祖初渡江以康茂才爲營田使諭之曰比年兵擾隄防  
頽圯民廢耕作而軍用浩繁理財莫先於務農故設營田司

巡行隄防水利之事俾高無患乾卑不病潦

太祖令民每村置一鼓凡遇農

桑時月晨起擊之

洪武中圖邱成帝出視太子從行命左右導之徧

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還謂之曰汝知農之勞乎其所居不過茅茨草戶所服不過練裳布衣所飲食不過菜羹糲飯而國家經費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又命圖所歷艱難以示子孫上謂侍臣曰朕本農家祖父皆長者今圖此者後世子孫富貴易驕使觀之知王業艱難也宣宗畱意農桑得趙孟頫幽風圖賦詩揭於殿壁出見耕夫錄其語作耕夫記又作織婦詞繪圖揭於宮掖又嘗於道中以數騎往視耕者下馬從容詢稼穡事因取其所執耒三推耕者初不知上也中官語之乃驚羅拜令隨至營人賜鈔弘治初戶部尙書李敏

言天下勞苦者莫如農夫蠶婦乞勅禮部於耕藉儀注內增

上中下農夫各十人服常服執農器引見行禮然後令其終

畝或賜食以慰其勞賜布帝從之

帝耕藉田畢宴羣臣致坊

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聰即斥去

嘉靖十年命墾西苑隙地

爲田建殿曰無逸亭曰幽風曰省耕曰省斂倉曰恆裕禮部

上郊廟桑盛支給之數因言南郊籍田皇上三推公卿各宣

其力較西苑爲重西苑雖農官督理皇上時省耕斂較籍田

爲勸請以籍田所出藏南郊圓廩神倉以供園邱祈穀先農

神祇壇長陵等陵歷代帝王及百神之祀西苑所出藏恆裕

倉以供方澤朝日夕月太廟世廟太社稷帝社稷禘禘先蠶

及先師孔子之祀從之

帝命閣臣李時翟鑿講幽風七月之詩賞資加等添設戶部堂官專領稼

事其後西苑宮殿悉毀惟無逸殿存西成時御幸內臣各率其曹作打稻之戲凡播種收穫以及野誌農歌徵糧諸事無不入御覽

康濟錄世有日月則長明人非稼穡則勿生故聖賢於耕耨之閒諄諄告戒而立法亦無不備也憂旱之爲災樹以區田慮水之爲害教以櫃田旁山者則曰梯田爲善臨水者又曰架田可耕圃田宜於郭外園田利於澤閒管子有瀆田超過作代田此外尙有塗田沙田教無不備樹無不精昔人云漢代去古未遠高帝立孝弟力田之科深明乎乏九年之畜者適逢飢饉不足以使民無菜色也故崇本抑末不稍貶其科條而不工不商之游惰乃不得蠶食於農粟焉讀月令管子文法未嘗不善而時見飢寒之眾益

雖有絕妙之良規究不若愛民之司牧故惟慎選循良重  
農積粟息游惰敦本業則太平之休可立致也孔子曰民  
之所以生者衣食也上不教民民匱其生飢寒切於身而  
不爲非者寡矣農桑之教烏可緩乎

六典通考卷六十二

湖西閩鎮珩輯

民政考

農政

耕籍  
祀先農

古者天子籍田千畝諸侯籍田百畝籍之取名爲說非  
一漢書臣瓚注云籍蹈藉也親耕親蠶皆以身率天下  
先應劭則云籍者帝王典籍之常謂事可爲後法而籍  
記於書者也然萬幾至煩豈能蹈千畝而親耕之且帝  
王舉事動爲典式奚獨於藉田而云然按許氏說文云  
古者使民如借故謂之藉從耒昔聲通作藉韋昭云借  
民力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自漢以

後人主奉行故事名雖存而實意亡明太祖有言朕數  
行藉田之禮惟欲使民盡力於農非僅虛文而已夫文  
至而實不至雖其法出自先王徒假以欺民耳豈率先  
天下之義哉

舍人以歲時縣種稑之種以供王后之春獻種

縣之者欲其風氣燥達也

春王當耕於籍則后獻其種也

內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稑

之種而獻之於王

六宮之人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者古者使后宮種以其有傳類蕃孳之祥必

生而獻之示能育之使不傷敗且以佐王耕事其神郊也先種後熟講之種後種先孰謂之稑

甸師掌帥

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盥盛

其屬官史胥徒也耨芸芋也王以孟春躬

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於千畝庶人謂徒三百人盥盛祭祀所用穀也

月令孟

春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閒帥三公

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

元辰蓋郊後吉辰也未耕之上曲也保介車右也置耒耜於車右與耨者之間明己勸農非農者也人君之車必使勇士衣甲居右而參乘備非常也保猶衣也介甲也耨耨爲天紳耨民力所治之田也反執爵於大寢三

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既耕而宴欲以勞羣臣也大寢路寢御侍也季

秋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藉之收於神倉祇

敬必飭帝藉所耕于畝也藏祭祀之穀爲神倉祭義天子爲藉于畝冕而朱

紘躬秉耒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祀天地山川

社稷先古以爲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藉藉田也先古先祖祭統天

子親耕於南郊以供齊盛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東郊少陽

諸侯象也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

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祀神明此祭之道也



宣王卽位不藉千畝

自厲王之流藉田禮廢  
宣王卽位不復遵古

號文公諫曰

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

器實曰粢  
在器曰盛民

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

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厯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爲大官古

者太史順時覘土陽瘳憤盈土氣震發

瘳厚也憤積也盈滿也

農祥晨

正農祥房星也晨正謂立  
春之日晨中於午也

日月底於天廟

天廟營室也

土乃脈發

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於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

蒸升也膏土潤也

弗震弗渝脈其滿膏穀乃不殖

膏災也脈滿氣稷結更爲災病

稷

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

陽官春官

曰距今九日土其俱

動王其祗戒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

百官也庶民甸師氏所掌  
之民主耕耨王之藉田者

司空除壇於藉

司空掌地也

命農大夫

咸戒農用

農大夫田畯也農用田器也

先時五日警告有協風至王卽齊

宮百官御日各卽其齊三日王乃澆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

犧人薦醴王裸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藉后稷監之

膳夫農正陳藉禮太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撥

一撥一耜之撥也

班三之

三之下各三其上也王一撥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

庶人終於千畝其后稷省

功太史監之司徒省民太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

夫贊王王歆太牢班嘗之

公卿大夫也

庶人終食是日也警帥音

官以省風土

音官樂官也風土以音律省土風風氣和則土氣養

廩於藉東南鍾而藏

之而時布之於農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

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

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師七之太

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徇耨穫亦如之民則莫不震動恪  
 恭於農修其疆畔日服其罽不解於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  
 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三時務  
 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而  
 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  
 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匱神之祀不耨藉也困民之財取於民也  
 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 仲山父曰王治農於藉耨穫亦  
 於藉是皆習民數者也 穀梁傳曰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甸  
 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也甸甸師掌田之官也三宮三夫人也  
 禮書天子為藉於南郊正陽之位也冕而朱紘朱者正陽  
 之色也諸侯為藉於東郊少陽之位也冕而青紘青者少

陽之色也其時則中春春秋傳曰啟蟄而郊而後耕是也其日則剛日月令曰乃擇元辰是也其祭則祈社稷於內享先農於外詩曰春藉田而祈社稷國語曰膳夫農正陳藉禮是也其禮則帥六宮贊事於內司空后稷太史贊帥鬱人犧人膳夫農正司徒太師贊事於外周禮內宰詔后帥六宮之人生種稷之種獻之於王國語曰太師告稷司空除壇之類是也親載耒耜猶農者之出疆也載必措於保介之御間明勸農者也王必三推所謂一撥也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所謂班三之也庶人終於千畝甸師所帥之徒也反執爵於大寢公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此春耕之終事也若夫夏耨秋穫王又至焉國語所謂耨

穫亦於藉是也禮蜡合萬物而索饗之則羣小祀也其禮主先嗇先嗇先農也王以元冕祭之則耕藉祭先農其服元冕可知小司徒凡小祭祀奉牛牲鄭氏謂小祭祀王元冕所祭者則祭先農用牛牲可知王之藉掌以甸師而諸侯亦有甸人則諸侯之禮與王略同

漢制春始親耕於藉田百官皆從賜三輔二百里孝弟力田三老種百穀萬斛爲立藉田倉置令丞穀皆以給天地宗廟

羣望之祀以爲粢盛

漢官儀天子升壇公卿耕訖嗇夫下種藉田亦曰帝藉亦曰耕藉亦曰東耕亦

曰親耕亦曰王耕

文帝前二年詔曰農天下之本其開藉田朕親率

耕以給宗廟粢盛十三年詔曰朕親率天下農耕以供粢盛其具禮儀景帝後二年詔曰朕親耕以奉宗廟粢盛爲天下

先昭帝始元元年上親耕弄田

弄田謂宴游之田

二

後漢正月始耕耕時有司請行事就耕位天子三公九卿諸

侯百官以次耕

推數如周法

力田種各稷訖有司告事畢是月令

郡國守相皆勸民始耕如儀諸行出入皆鳴鐘作樂其有灾  
眚他故若請雨止雨皆不鳴鐘不作樂永平四年詔曰朕耕  
藉田以祈農事十三年帝耕於藉田禮畢賜觀者食元和二  
年帝耕於定陶詔三老尊年也孝弟淑行也力田勤勞也國  
家甚休之其賜帛人一匹勉率農功三年上耕於懷順帝卽  
位後不行藉田禮黃瓊以國家大典不宜久廢疏奏曰聖帝  
哲王莫不敬恭明祀增致福祥故必躬郊廟之禮親藉田之  
勤以先羣氓率勸農功昔周宣不藉千畝虢文公以爲大譏

卒有姜戎之難終損中興之名陛下順時奉元懷柔百神廟祀適闕而祈穀潔齋之事近在明日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屢動聖躬以爲親耕之禮可得而廢自癸巳以來仍西北風甘澤不集寒涼尙結迎春東郊旣不躬親先農之禮所宜自勉以逆和氣致時風書奏帝從之

魏氏天子耕藉闕諸侯百畝之禮武帝末有司奏古諸侯耕藉百畝躬執耒以勸率農功今諸王臨國宜修耕藉之儀然竟未施行太和元年帝耕於藉田五年帝耕於藉田

晉武帝泰始四年有司奏耕祠先農可令有司行事詔曰古之聖王躬耕帝藉近代以來耕藉止於數步之中曾無供祀訓農之實而有百官車徒之費今修千畝之制當與羣公卿

士躬稼穡之艱難主者詳具其制下河南處田地於東郊之南洛水之北若無官田隨宜便換不得侵人於是乘輿御木輅以耕以太牢祀先農自惠帝後其事廢

輿服志金根車天子親耕所乘真味

輅於  
輅上

宋元嘉二十年太祖將親耕以其久廢使何承天撰儀注史學生山謙之以所集奏聞先立春九日尚書宣攝內外各使隨局從事司空大農京尹令尉度宮之辰地八里之外整制千畝開阡陌立先農壇於中阡西陌南御耕壇於中阡東陌北將耕宿設青幙於耕壇之上皇后帥六宮之人出種蒞之種付藉田令耕日太祝令以一太牢告祠先農如帝社儀孟春月擇上辛後吉亥日御乘金根三蓋車駕蒼駟建青旗著



通天冠青幘朝服青袞帶佩蒼玉藩王以下至六百石皆衣青唯三臺武衛不耕不改章服車駕出眾事如郊廟儀至藉田侍中跪奏至尊降車臨壇大司農跪奏先農已享請皇帝親耕太史令贊曰皇帝親耕三推三反於是羣臣以次耕王公五等開國諸侯五推三反孤卿大夫七推七反士九推九反藉田令帥其屬耕竟畝澆種卽耨禮畢班下州郡縣悉備其禮焉

齊永明三年有司奏來年正月丁亥可祀先農卽日親耕宋元嘉大明以來並用立春後亥日尙書令王儉以爲亥日藉田經記無文下詳議太學博士劉蔓議禮孟春以元日祈穀又擇元辰躬耕帝藉盧植說禮通辰日日甲至癸也辰子至

亥也郊天陽也故以日藉田陰也故以辰陰禮卑居末亥者  
辰之末故記稱元辰法曰吉亥又五行水生於亥亥日祭先  
農又其義也太常丞何謹之議鄭注元辰蓋郊後吉亥也亥  
水辰也五行說十二辰爲六合寅與亥合建寅月東耕取月  
建與日辰合也國子助教桑惠度議鄭元以亥爲吉辰者陽  
生於子元起於亥取陽之元以爲生物亥又爲水十月所建  
百穀沾潤畢熟也助教周山文議蔡邕月令章句解元辰云  
日幹也辰支也有事於天用日有事於地用辰助教何佟之  
議少牢饋食禮云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  
注云丁未必亥也直舉一日言之耳禘太廟禮日用丁亥若  
不丁亥則用己亥辛亥苟有亥可也鄭又云必用丁己者取

其令名自丁甯自變改皆爲敬謹如此丁亥是祭祀之日不專施於先農漢文用此日耕藉祠先農故後王承用非有別義殿中郎顧嵩之議鄭元稱先郊後吉辰而不說必亥之由盧植明子亥爲辰亦無常辰之證漢文肇開藉田斯乃草創之令未睹親載之吉也昭帝癸亥耕於鉤盾弄田明帝癸亥耕下邳章帝乙亥耕定陶又辛亥耕懷魏烈祖書辛未不繫一辰徵於兩代晉之革魏宋之因晉政是服膺康成非有異見也班固序亥位云陰氣應亡射該藏萬物雜陽闕種且亥旣水辰含育爲性播厥取吉其在茲乎固序丑位云陰大旅助黃鐘宣氣而牙物序未位云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茂盛是漢朝迭選魏室所遷酌舊用丑實兼有據參

議奏用丁亥詔可

唐用孟春吉亥宋用正月上辛後亥日政和中議禮局言孟春親耕下太史局擇日

不必專用吉亥元用孟春吉亥明以仲春擇吉日行事

梁初藉田依宋齊以正月用事不齋不祭天監十二年帝以爲啟蟄有耕則在二月書云以殷仲春藉田理在建卯於是改用二月又國語王卽齊宮與百官御事竝齋三日有沐浴裸享之事前代耕而不祭故缺此禮國語又云稷臨之太史讚之則耕藉應有先農神座兼有讚今藉田應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兼設先農神座陳薦羞之禮讚辭如社稷法又曰齊代舊事藉田使御史乘馬車載耒耜於五輅後禮云親載耒耜措於參保介之御間則置所乘輅上若以今輅與古不同則宜升之次輅且御史輕賤宜以侍中奉耒耜載于象輅隨

木輅後普通二年移藉田於建康北岸築北城大小列種黎  
柏便殿齋宮於南北郊別有望耕臺在壇東帝親耕畢登臺  
觀公卿之推反又有祈年殿云

梁五禮藉田儀注其田東去宮入里遠十六里爲千畝天

子耒耜一具公耒耜三具卿侯耒耜九具

陳大建元年二月乙亥親耕藉田

北魏天興三年始耕藉田太和十六年詔有司刻吉亥備小  
駕躬臨千畝

北齊藉於帝城東南千畝內種赤梁白穀大豆赤黍小豆黑  
稗麻子小麥色別一頃自餘一頃地中通阡陌作祠壇於陌  
南阡西廣輪三十六尺高九尺四陞三壘四門爲大營於外  
設御耕壇於阡東陌北歲正月上辛後吉亥使公卿以一大

宰祠先農神農氏無配祭訖親耕先祠司農進種稔之種六宮主之行事之官併齋設齋省於壇所列宮懸寘先農座於壇上眾官朝服司空一獻不燎祠訖皇帝服通天冠青紗袍黑介幘佩蒼玉黃綬青帶祿舄備法駕乘木輅耕官具朝服從殿中監進御耒於壇南百官定列帝出便殿升耕壇南陛卽御座應耕者各進於列帝降自南陛至耕位釋劍執耒三推三反升壇卽坐耕官一品五推五反二品七推七反三品九推九反耜田令帥其屬以牛耕終千畝以青箱奉種稔種跪呈司農詣耕所灑之糞訖司農省功行事畢皇帝降之便殿更衣享宴禮畢班賚而還天保二年親耕藉田於東郊北周保定元年親耕藉田

隋制於國南十四里啟夏門外置地千畝皇帝服袞冕備法  
駕乘金根車禮三獻訖因耕司農授耒皇帝三推訖執事者  
以授應耕者各以班五推九推而司徒帥其屬終千畝播殖  
九穀納於神倉以擬粢盛穰以餉犧牲云

唐禮設御耕藉位於外壝南門之外十步所南向從耕三公  
諸王尚書卿位於御座東南重行西向以其推數爲列其三  
公諸王尚書卿等非耕者位於耕者之東重行西向北上介  
公鄒公於御位西南東向北上尚舍設御耒席於三公之北  
少西南向奉禮又設司農卿之位於南少退諸執耒耜者位  
於公卿耕者之後非耕者之前西向御耒耜一具三公耒耜  
三具諸王尚書卿各三人合耒耜九具以下耒耜太常各令

田農人執之皇帝已享乃以耕根車載耒耜於御者間皇帝乘車自行宮降大次乘黃令以耒耜授廩犧令橫執之左耜實於席遂守之皇帝將望瘞謁者引三公及從耕侍耕者司農卿與執耒耜者皆就位皇帝出就耕位南向立廩犧令進耒席南北向解韜出耒執以與少退北向立司農卿進受之以授侍中奉以進皇帝授之耕三推侍中前受耒耜反之司農卿卿反之廩犧令令復耒於席執以與復位皇帝初耕執耒者皆以耒耜授侍耕者皇帝耕止三公諸王耕五推向書卿九推執耒者前受之皇帝還入自南門出內墻東門入大次享官從享者出太常卿帥其屬耕於千畝皇帝還宮明日班勞酒於太極殿爲元會不賀不爲壽藉田之穀斂而鍾



之神倉以擬粢盛及五齊三酒穰橐以食牲藉田橐貞觀三年  
年太宗將親耕給事中孔穎達議曰禮天子籍田南郊諸侯  
東郊晉武帝猶東郊今帝社乃東壇未合於古太宗曰書稱  
平秩東作而青輅黛耜順春氣也吾方位少陽田宜於東郊  
乃耕於東郊乾封二年正月行藉田禮躬秉耒耜而九推禮  
宮奏陛下合三推上曰朕以身帥下自當過之恨不終千畝  
耳初將耕藉田闕耒耜有雕刻文飾者謂左右曰田儀鳳三器農人執之在於樸素豈貴文飾乎乃命撤之儀鳳三  
年五月幸籍田所觀區種手種數區開元二十二年冬禮部  
員外郎王仲邱疏請行籍田禮有司進儀注天子三推公卿  
九推元宗欲重勸耕藉遂進耕五十餘步進隴乃止禮畢輦  
還齋宮大赦侍耕執牛官皆加級賜帛二十三年親祀先農

禮畢降至耕位侍中執耒太僕秉轡帝謂左右曰帝藉之禮古則三推朕今九推庶九穀之報也贊道者跪而奏曰先王制禮不可踰越帝曰夫禮豈不濟人治國勤事務功乎朕發乎至誠深惟嘉殖將以勸南畝供粢盛豈非禮意也於是九推而止公卿以下終其田畝乾元二年詔去耒耜雕刻命有司改造之天子出通化門釋轡而入壇祭神農氏以后稷配冕而朱紘躬秉耒耜而九推焉禮官奏陛下台三推今過禮肅宗曰朕以身率下自當過之恨不能終於千畝耳既而伫立久之觀公卿諸侯王公以下耕畢憲宗元和五年詔以來歲正月藉田太常修撰韋公肅言藉田禮廢久矣有司無可考乃據禮經參采開元乾元故事爲先農壇於藉田皇帝夾

侍二人正衣二人侍中一人奉耒耜中書令一人禮部尙書  
一人侍從司農卿一人受耒耜於侍中太僕卿一人執牛左  
右衛將軍各一人侍衛三公以宰相攝九卿以左右僕射尙  
書御史大夫攝三諸侯以正員一品官及嗣王攝推數一用  
古制禮儀使一人太常卿一人贊禮三公九卿諸侯執牛三  
十人用六品以下官皆服袴褶御耒耜二併韜皆以青其制  
度取合農用不雕飾畢日收之耜耒耜丈席二先農壇高五  
尺廣五丈四出陞其色青三公九卿諸侯耒十有五御耒之  
牛四其二副也併牛衣每牛各一人絳衣介幘取閑農務者  
禮司以人贊導之執耒持耜以高品中官二人不袴褶皇帝  
詣望耕位通事舍人分導文武就耕所太常帥其屬用庶人

二十八以郊社令一人押之太常少卿一人率庶人趨耕所  
博士六人分贊耕禮司農少卿一人督視庶人終千畝廩犧  
令二人間一人奉耒耜授司農卿以五品六品清官攝一人  
掌耒耜太常寺用本官三公九卿諸侯耕牛四十其十副也  
牛各一人庶人耕牛四十各二牛一人庶人耒耜二十具鍤  
二具木爲刃主藉田縣令一人具朝服當耕時立田側畢乃  
退畿甸諸縣令先期集以常服陪耕所耆艾二十人陪於庶  
人耕位南三公從者各三人九卿諸侯從者各一人以助耕  
皆絳服介幘用其本司隸是時雖草具其儀如此以水旱用  
兵而止

宋雍熙四年始詔以來年正月擇日有事於東郊行藉田禮

所司詳定儀注依南郊置五使除耕地朝陽門七里外爲先  
農壇高九尺四陛周四十步飾以青二壝寬博取足容御耕  
位觀耕臺大次設樂縣二舞御耕位在壝門東南諸侯耕位  
次之庶人又次之觀耕臺高五尺周四十步四陛如壇色其  
青城設於千畝之外又言隋以青箱奉種稔唐廢其禮青箱  
舊無其制請以竹木爲之而無蓋兩端設襟飾以青中分九  
隔隔盛一種覆以青帔種稔卽早晚之種不定穀名請以黍  
稷秫稻粱大小豆大小麥陳於箱中大禮使李昉請改乘玉  
輅載耒耜於耕根車前二日告南郊太廟耕禮畢百官稱賀  
於青城還宮之翌日擇日大宴詳定所言御耒耜二具盛以  
青緇不加雕飾禮畢收於禁中以示稼穡艱難之意從鹵簿

使賈黃中言用象輅載耒耜五年正月帝服袞冕執鎮圭親  
享神農遂行三推之禮畢事解嚴還行宮百官稱賀帝改御  
大輦服通天冠絳紗袍鼓吹振作而還御乾元門大赦改元  
端拱二月宴羣臣行勞酒禮明道二年二月行耜田禮廣文  
館開封府貢舉人等上書以國家躬訓農事難逢之會乞陪  
序於壇次以觀盛典從之令陪位於文官九品之下大禮使  
言耜田禮希曠已久比聞修舉內外翹屬況親屈萬乘勸農  
力本伏請下有司御耕日特許父老鄉民觀望盛禮從之政  
和元年改用耜根車罷玉輅服用通天冠絳紗袍百官竝朝  
服九卿以左右僕射六尚書御史大夫攝諸侯以正員三品  
官及上將軍設庶人耕位於諸侯耕位之南備青箱設九穀

如隋制尋以耕藉爲大祠依四孟朝享禮紹興十四年十一

月詔以嗣歲之春祇祓青壇親載黛耜躬三推之禮

命臨安府守臣

度誠南之田得五百七十畝有奇乃建思文殿觀耕臺神倉及表親耕之田又詔毋建殿宇設幕殿席屋如南郊事畢撤去

太常丞王湛謂新儀帝乘耕根車左輔奉耒耜載以象輅列於仗內政和八年左輔奉耒耜於玉輅耕藉使衛以儀仗二千人先詣壇所王之五輅玉輅最貴耕根一名芒車所謂農輿無蓋車之無飾者也齊代藉田御史乘馬車載耒耜於五輅之後時以爲禮輕更用侍中載於象輅眞宗明道二年司農卿以耕根車載耒耜前玉輅以行今政和儀帝御耕根而耒耜乃載玉輅輕重失序請乘玉輅而以耕根載耒耜耕藉使乘象輅以象飾諸末朱班輪八鸞左衡左建旗右載闈

載駕馬四飾鞶纓輪衣絡帶皆繡以鸞車高丈有五尺廣丈  
禮官請前三日司農以青箱奉九穀種稂之種進內前二日  
皇太后率六宮獻之於帝次日授司農以待耕事九穀種以  
竹木箱載之無蓋飾以青色覆以青帕三公三少宰臣親王  
使相五推執政臣二省臺諫九推庶人終畝御耕青牛四衣  
以青如無青牛以黃牛代以青羅夾衣蓋搭從耕官每耒耜  
用牛二頭耒耜三十牛六十庶人四十人竝青衣耒耜四十  
牛八十鍤十畝二十各命有司具之十一月癸酉兵部謂仗  
士二千以太常鼓吹黃麾仗足之前期閱習前一日宿仗於  
皇城南門外質明衛耒耜先往禮官請用其半又請耕藉使  
用本品鹵簿王公六百八十有八人請用其半禮官請親耕



日命有司享先農依端拱禮耕藉使朝服騎護耒耜行於仗  
內仗士千人質明先往壇所以候車駕罷象輅不製唯製耕  
根車從之乾道四年太常少卿王淪謂寺官兼掌司農舊有  
農十人今僅存其三請量增三人

元至元七年立藉田大都東南郊時趙天麟策曰聖朝立太  
常正卿設司農大寺欽乃攸司可謂備矣但藉田之禮尙未  
施行伏望陛下無怒號公之直諫式同漢帝之親耕於彼天  
田成茲盛事

明洪武元年諭廷臣以來春舉行藉田禮禮官錢用任等言  
享先農與躬耕同日禮無明文唯周語曰農正陳藉禮而韋  
昭注云祭其神爲農祈也至漢以藉田日記先農其禮始著

唐晉至唐宋相沿不廢政和間命有司享先農止行親耕之

禮南渡後雖議耕藉竟不親行其祀先農命有司攝事今議

耕藉日皇帝親祀先農禮畢躬耕藉田以仲春擇日行事從

之明年二月行耕藉禮畢還大次應天府尹及上元江寧兩

縣令率庶人終畝是日宴勞百官耆老於壇所

明集禮太常卿奏請詣耕

藉位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皇帝至耕藉位南向立三公以

下及從耕者各統耕位戶部尚書北面進耒耜導駕官同太

常卿導引皇帝乘耒三推訖戶部尚書跪受耒太常卿奏請

復位皇帝復耕藉位南向坐三公五推尚書九卿九推訖各

退就位太常卿奏禮畢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皇帝還大次

草蓋侍衛如常儀應天府尹及兩縣令率庶人終畝是日宴

勞百官耆宿於壇旁鑿駕還宮鹵簿導從並如來儀大樂鼓吹振作

永樂間定耕藉禮祭先農

畢駕至藉田所戶部尚書捧鞭跪進教坊司官率其屬作樂

隨駕行三推禮畢駕至儀門升座樂作觀三公九卿耕訖教

坊司承應用大樂百戲畢跪奏致語駕至殿內升座進湯進膳俱用樂畢順天府官率耆老人等謝恩樂作賜百官酒飯百官復入班行禮鴻臚寺官奏禮畢駕還宣宗時禮部進藉田儀注上謂侍臣曰制藉以奉養盛率天下務農貴有實心耳不然三推五推何益於事成化元年行藉田禮率百官祀先農畢釋祭服秉耒三推戶部尙書馬昂奉青箱後隨京府耆老二人馭牛二人曲躬按犁教坊樂工執綵旗夾隴謳歌一唱百和麾旗而行上秉耒三往三返如儀旣畢乃坐觀三公九卿助耕畢教坊前呈應用田家典故觀畢賜宴而回弘治元年定耕藉儀前期百官致齋順天府官以耒耜及種粒種進呈內官仍奉出授之由午門左出置綵輿鼓樂送至藉



宜於祭日早進呈畢卽置車中前玉輅以行又考宋史有觀耕臺今皇上御門觀耕地位卑下宜令工部權作木臺高五尺廣五丈正面東西三出陛俟明年築臺從之隆慶二年行耕藉田禮於南郊先期一日上常服以享先農行耕藉禮告於奉先殿宏孝殿神霄殿上御皇極門錦衣衛官備法駕設輦於門下正中上常服乘輦鹵簿導從由大明門出詣壇所導駕官導上至具服殿候報時具皮弁服出導駕官導上詣先農壇行祭畢導駕官導上同至具服殿更翼善冠黃袍太常卿侍百官俱從上至耕藉位三公已下各就從耕位餘如舊儀萬厯八年行耕藉田禮崇禎七年親祭先農行躬耕禮

祀先農

郊特性注云先高若神農春官籥章注云田祖始耕田者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爲稼穡謂之

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以神農始造田而后稷亦有田功則祭田祖之時后稷亦食焉或疑以神農爲田祖經傳無明文王安石謂生爲田正死爲田祖猶樂官之死而爲樂祖也

籍章掌土鼓幽籥凡國祈年於田祖歛幽雅擊土鼓以樂田

峻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田峻古之先教田者

詩小雅甫田琴瑟擊鼓以御田

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箋設樂以迎祭先農謂其郊後始耕也

周頌載芟序春藉田而祈社稷也

詩正義周公成王太平之時王者親耕藉田以

勸農業又祈求社稷使獲年豐歲稔故序本其多獲所由經則主說年不及藉社所以經序有異也

禮書國語曰司空除壇于藉漢舊儀春始東耕官祠先農

以一太牢先儒謂先農神農也立壇於田所祠之其制度

如社之壇唐武后改藉田壇爲先農壇神龍初祝欽明奏

曰祭法王自爲立社曰王社先儒以爲其社在藉田之中

詩序云春藉田而祈社稷是也乃改先農壇爲帝社然則

先農卽禮所謂先嗇也歷代所祭或以太牢或以羊或以

乙日或以亥日要皆不遠於禮其改先農壇爲帝社此於  
經無見特傅會詩序而爲之說

後漢元和元年元武司馬班固奏用周頒載芟祀先農  
常以乙未日祠先農於乙地

晉武帝泰始四年有司奏祠先農可令有司行事元帝將修  
耕藉尚書符問藉田至尊應躬祠先農不賀循答漢儀無至  
尊親祭之文然周禮王者祭四望則冕冕祭社稷五祀則絺  
冕以此不無親祭之義循等上儀未詳允事竟不行後哀  
帝欲復行亦不能遂

宋立先農壇於藉田中阡西陌南高四尺方二丈爲四出陛  
陛廣五尺外加埽去阡陌各二十丈車駕未到司空大司農

帥太祝令及眾執事質明以一太牢告祠祭器用祭社稷器  
祠畢班餘胙於奉祠者舊典先農常列於郊祭云

梁天監中立方壇以享先農

北齊及隋制見前

唐初先農爲帝社亦曰籍田壇垂拱中武后籍田壇曰先農  
壇神龍元年禮部尙書祝欽明議曰周頌載芟春藉田而祈  
社稷禮天子爲藉千畝諸侯百畝則緣田爲社曰王社侯社  
今日先農失王社之義宜正名爲帝社太常少卿韋叔夏博  
士張齊賢等議曰祭法王者立太社然後立王社所置之地  
則無傳也漢興已有官社未立官稷乃立於官社之後以夏  
禹配官社以后稷配官稷臣瓚曰高紀立漢社稷所謂太社  
也官社配以禹所謂王社也至光武乃不立官稷相承至今



魏以官社爲帝社故摯虞謂魏氏故事立太社是也晉或廢  
或置皆無處所或曰二社竝處而王社居西崔氏皇甫氏皆  
曰王社在籍田案衛宏漢儀春始東耕於籍田引詩先農則  
神農也又五經要義曰壇於田以祀先農如社魏秦靜議風  
伯雨師靈星先農社稷爲國六神晉泰始四年耕於東郊以  
太牢祀先農周隋舊儀及國朝先農皆祭神農於帝社配以  
后稷則王社先農不可一也今宜於籍田立帝社帝稷配以  
禹棄則先農帝社竝祠叶於周之載芟之義欽明又議曰籍  
田之祭本王社古之祀先農句龍后稷也烈山之子亦謂之  
農而周棄繼之皆祀爲稷共工之子曰后土湯勝夏欲遷而  
不可故二神社稷主也黃帝以降不以義農列常祀豈社稷

而祭神農乎社稷之祭不取神農耒耜大功而專於共工烈  
山蓋以三皇洪荒之迹無取爲教彼秦靜何人而知社稷先  
農爲二而籍田有二壇乎先農王社一也皆后稷句龍異名  
而分祭牲以四牢欽明又言漢祀禹謬也今欲正王社先農  
之號而未決乃更加二祀不可叔夏齊賢等乃奏言經無先  
農禮曰王自爲立社曰王社先儒以爲在籍田也永徽中猶  
曰籍田垂拱後乃爲先農然則先農與社一神今先農壇請  
改曰帝社壇以合古王社之義其祭準令以孟春吉亥祠后  
土以句龍氏配於是爲帝社壇又立帝稷壇於西如太社太  
稷而壇不設方色以異於太社開元十九年停帝稷而祀神  
農氏於壇上以后稷配二十三年親祀神農於東郊配以句

芒

宋初祭先農用純色犢一如郊祀例皇帝散齋三日致齋二日百官不受誓戒神農后稷冊學士院撰文景德四年判太常禮院孫奭言春秋傳曰啟蟄而郊郊而後耕月令曰天子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親載耒耜躬耕帝藉先儒皆云元日上辛郊天也元辰郊後吉亥享先農而耕藉也禮閣新儀上辛祀昊天吉亥享先農望改用上辛後亥日明道二祀先農於東郊政和元年有司議享先農爲中祠命有司攝事罷命五使及稱賀肆赦之類太史局擇日不專用吉亥紹興七年始舉享先農之禮以立春後亥日行一獻禮十六年禮官修定儀注皇帝袞冕親享先農百官表賀紹熙五年

太社令陳峴奏九宮先農高禩壇墼蕪廢不治而農壇爲甚乞命臨安府守臣葺築從之

元至元九年始祭先農如祭社儀至大三年建農蠶二壇博士議二壇之式與社稷同縱廣十步高五尺四出陞外壇相去二十五步每方有櫺星門壇位在耜田內外壇勿築是歲祀先農如社稷禮樂用登歌日用仲春上丁後或用上辛或用甲日祀前一日禮直官引三獻監祭禮以下省牲饌儀如常祀日丑前五刻有司陳鐙燭設祝幣太官令入實籩豆尊鬯禮直官引先班入就位立定次引監祭禮按視糾察不如儀者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再拜訖奉禮又贊諸執事者各就位禮直官引執事官各就位次引三獻官并與祭等官入

就位西向立禮直官於獻官右贊請行事樂作三成止奉禮  
贊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太祝跪取幣於篚立於尊所禮直官  
引初獻官詣盥洗位北向立盥手帨手畢升自東階詣神位  
前北向立搢笏跪三上香奠幣執笏俛伏興少退再拜訖降  
復位立定太官令帥齋郎設饌於神位前畢俛伏興退復位  
禮直官引初獻再詣盥洗位北向立盥手帨手詣爵洗位洗  
爵拭爵詣酒尊所酌酒畢詣正位神位前北向立搢笏跪三  
上香三祭酒於沙池爵授執事者執笏俛伏興北向立俟讀  
祝畢再拜興次詣配位酒尊所酌酒訖詣配神位前東向立  
儀同前次引亞終獻行禮竝如初獻之禮唯不讀祝退復位  
立定禮直官贊徹籩豆樂作卒徹樂止奉禮贊賜胙眾官再

齋者承傳在位者皆再拜訖樂作送神之曲一成止禮直  
官引齋郎升自東階太祝跪取幣祝齋郎捧俎載牲體及籩  
豆簋盥各由其階至坎位北向立俟三獻畢各跪奠訖執笏  
俛伏興禮直官贊可瘞乃瘞

明太祖建先農壇於山川壇西南列大祀歲親祭以后稷配  
已又奉仁祖配後改中祀止遺應天府官致祭不設配位祭

畢猶親耕藉田

禮志二十一年更定祭先農儀不設配位

二十六年定先農祀典

齋戒二日牛一羊一豕一鹿一兔一先農之神南向犢一羊

一豕一登一鉶二籩豆各十簋各二帛一青色設酒尊三爵

三篚一於壇南西向祝文案一於壇西正祭典儀唱樂舞生

就位贊引引獻官至盥洗所搯笏出笏贊就位典儀唱瘞毛

血迎神奏樂樂止贊四拜陪祭官同典儀唱奠帛行初獻禮  
樂作贊詣神位前獻帛獻爵訖詣讀祝位跪讀畢行亞獻終  
獻禮儀同典儀唱飲福受胙訖徹饌奏樂樂止唱送神奏樂  
贊四拜典儀唱奉祝帛饌各詣瘞位禮畢永樂十八年北京  
先農壇成在大茂壇西南石階九級西瘞位東齋宮鸞駕庫  
東北神倉東南具服殿殿前爲觀耕之所護壇地  
六百畝供黍稷及薦  
新品物地九十餘畝每歲仲春上戊順天府尹致祭後凡遇  
登極之初行耕藉禮則親祭嘉靖十六年諭凡遇親耕戶部  
尚書先祭先農三十八年罷親耕唯遣官祭先農崇禎七年  
二月親祭先農

論曰唐儒韓愈有言社祭土稷祭穀句龍后稷乃其配  
享自祝釵明議改先農壇爲帝社古制幾於湮廢當時

禮官引經詰辨卒莫能革其違謬而大有所釐正也宋  
政和開降先農爲中祠歲遣有司攝事衰世之主驕而  
媿神黷禮不經至元世祖遂踵其故而行之豈非溺於  
夷狄之俗惑於末時之趨而不達古聖制禮之宜者與  
明高皇帝初卽位敬重農事嘗行親祭之禮而以后稷  
配位矣及後洪武二十一年乃屏句龍棄位不設而以  
仁祖配焉自是遣官代祭遂爲恆例斯則變古而戻其  
中未可爲後法也句龍后稷之功萬世不可廢仁祖以  
匹夫終老田野雖幸爲天子之祖而其功德無可稱道  
者遽欲進而躋諸古聖之列不亦過乎